

秦芜 著

两河

秦芜小说集



作家出版社

秦芜小说集

两河

秦芜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河/秦芜著.-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6.10

(四川作家文丛)

ISBN 7-5063-3595-6

I. 两… II. 秦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374543 号

两河

作者: 秦芜

责任编辑: 陈 华

特邀编辑: 普光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印刷: 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字数: 175 千

印张: 7

版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595-6

定价: 1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内 容 提 要

著名作家冯骥才说“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，一部分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，一部分是民间文化”。这或许是从学者和作家的角度来解读地域文化。

本书是作家兼诗人秦芜的小说集。包括了反映两河地域文化的小说系列篇什。作家以清水江和巴娜河的人和事为叙述焦点，从小说的角度来观照人的命运和地域的发展，以实写虚，“大轻若重”却又能“大重若轻”——明明写两河的变化，却轻描淡写地“画”了两河之地的改革图。明明写公安厅长的腐败，却取标题为《抓小偷》。《坪里牛事》明明是写水牯斗牛的故事，读完却发现写的是卡领五十年的历史沧桑……不同风格的叙述艺术，使小说的意蕴更加耐人寻味，有人称作者的叙述有“语言大家”的气候。作者于集中写的《负责》一文，尽写新世纪的普实验收故事，情节紧张，扣人心弦，人物滑稽可笑；山水与故事融为一体，风俗与人性长久纠缠，掩卷唏嘘不已，你会为作者的鬼斧神工叙写的地域文化所叹服。

序

这一本书对我来说有不寻常的意义。

二〇〇四年的三月,我因其他原因做起小说来,至今一发无可收拾。我知道我已成为“瘾君子”,二十余年的家园变迁,人物的是是非非,写下来是非常必须的。但这一写,却使我走进了“大重若轻”的境界,所以我说写就是我走出“大轻若重”境界的过渡。

有一种文化叫做地域文化,对我来说是神游其中的,这就是我这本书中的大部分作品。我不敢说这些作品写出了高品位的精髓,但我觉得还像个样子,是比我以前的思想多了一些匠气。

说也是边人之言,书出来就由读者去评说,我只能守着自己的心灵。

秦 芜

2006年4月17日于坪里斋

目 录

1	序
1	两河
91	坪里牛事
104	僵融化了
114	负责
133	抓小偷
155	小大人麦克逊
169	逃到占里
189	后记
190	笙城鼓舞
205	种下躯体的土著地方,或其他



第一章

—

沿着凯里向东,就有两条河流:清水江和巴娜河。两河之间是一大片的棘荆高原,高原跌入一个大坪子里,坪子里长的都是野生的蒿子,住着近四百户人家。寨子名曰蒿支坪,一坪的顾氏族人,一寨的苗古遗风。

坪子离巴娜河八里,去清水江则更远了,坪子是很平,但地下一股水也冒不出来,牲畜多少代都不敢喂沾水的了。满坡梯田,谷物是很饱满的,但人的面孔则是蒙了一脸的灰尘。故远近就有了恶名:坪里是块宝地,可也是口干得黑咕隆咚的黑井。坪里是一地肥肥的黄泥土,一季的春水耐过夏季,坪里男女的性命也就算熬过来了。坪里人为了生活用水,都要到六里外的龙井沟抬去,天有三星就出去,天亮必得回来,腿脚灵便的挑三挑四挑吧,不灵便的也能挑一挑来维持,多少年来坪里人也就这么活过来了。坪里人要求不高,却活得有滋有味,坪地里照样有飞歌酒曲吼起,遇有贵重客人也要有十三道拦路酒,端起酒碗来也是先一口喝干,好像什么苦难也没有发生似的,苦难似乎也就像这浑浊的米酒,一口也就端过去了。辛苦那自然是辛苦万分了,但依山傍水的苗寨有什么,坪里就有什么,人们在山高水深的地方,能弄到的财宝,坪里人眨眨眼也就弄到了,于是坪里又被人叫成了耗子坪了,坪里人真成了死

不了的耗子了。坪里历来就是旱地，故小高山上笼起了云，坪里才能期望有雨水，当外地人把讽话亮了出来，坪里人则一脸的嬉笑，拉住那个人的手，扯到自家门口，说：“耗子喝尿，耗子喝尿，咱们现在就去喝耗子制的尿去！”

但不管如何喝酒，“蒿支坪人只能喝尿尿！”的讽话还是不屈而走。坪里的年轻人气不过，便到四近的苗寨里去跳月唱歌，将凡是在游方场上出现的女人，一律的把这些闭月羞花的尤物全娶了过来，估计这些举动已在附近的山寨有小小的震动时，便找时间把讽话还了回去：“耗子吗？耗子吗？爬了九十九条坎，她们还不是成了耗子的屎了么！”一面又捶击对方的肩膀，意思是说，有种的你把坪里的好女孩全娶过去呀。

坪里的苗人，都是明将顾成的后裔。在此生活的顾氏子孙，风俗早已苗化，但顾氏家族不能通婚的古训，五百年来还是没有人敢僭越过。三代以外是可以开亲的，但纯朴的族规如此，道德的开化程度还不允许人们这么去做。全寨男女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兄弟，连恋爱一下都算是猪狗的思想。青春期到了，也只能踉九十九条河到异姓寨门去求爱联姻，深爱自己姐妹的只能动员外寨异姓人来跳月唱歌，年轻人如何疯如何野，开放则是游方场的事了。坪里娶进来的异姓女人有多少，不知道，但漂亮女人嫁到这里来则是因为这里的田地平阔，一点也不因为缺水什么的。

坪里，是在凯里城很偏僻的一个东南隅里，但凯里发生了什么事或是刮来什么政治风，仍然在坪里有小小的震撼。有时候风来得斜，也能够把人的身子连根拔了起来。但从凯里旋起的运动来看，坪里的兀略仍然受到了牵连，一个为了保护一位老教师而被红卫兵斗得头破血流的人。经过这场浩劫，兀略年轻的心逐渐老去，对党派或者外界的纷争也逐步隔绝，对一个人的生与死荣与辱也看得很淡泊，干事情只求心安理得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其余的，也就不怎么理会了。坪里人批斗时对他都有所得罪，但他并不提出



报复一事,就似乎从没有发生过一般,默默地娶亲生子把日子过下去。待到把土地侍弄久了,牛羊也伺候久了,经验却教他在村民面前有了威信,大家都选他在村会计位置去工作。可一遇上改革放活,他就坐不住了,一抽身就做了牛贩子生意。为了追回荒废了的岁月,他的生意越做越大,为了答谢这如龙得水的春风,老兀略为儿子取了个名字,名叫龙兀。

龙兀在坪地里是见风就长的,是不担心掉下悬崖或滚下河沟的,满地里滚爬,故身子也长得小牛犊似的。坪地的蒿子青青地宽敞无限,故他的心胸也宽阔得十分豪达,俨然是一条没有生过什么病的旱龙。人又长得高大,动起手来犹如探囊取物,故坪里的诸多困难,经他动手劳作,就好像变得极其轻巧似的。长到十三四岁,也没他老兀略对汉文字那样地关注,只把精力放到伺候土地或研究苗族的诸般风俗情趣上去,待理解得极其熟练而又能变而化之之后,他就再也没有心思就学了,未读完初中就已辍学回来了。

父子俩在坪里,每逢遇到红白喜事,有人相邀时,都要尽其所能把事情帮妥,所以人缘极好。有时过年过节,还忙着组织大家把热闹弄大,放个把黄牛斗斗,喊几匹土马遛遛,亮几曲芦笙奏奏,也能把日子折腾得像模像样的,好像确是在天堂里,俨然像发生的都是好事似的。有时遇上个乞丐或是迷路的旅人,还要扯进屋来,泡一杯米酒,坐在火塘前吆喝:“喝吧,喝吧,日子再不像五八年那样瘪了。”有些客人是上了年纪的,也经历过太饿饭那阵子,听了这话也不知怎么的,端了酒碗的手就颤了,早已泪流满面了。

农忙刚过,坪里的人也都是闲着的,也不到外面去打工,大都趿了个鞋子,端了个饭碗,在石凳上晒着太阳聊天,或是望着从771厂或康巴水库引下来的沟渠水,幸福早就眯进心里头去了。龙兀就这样伴着老兀略,从他身上学到了书上并不写有的做人的哲学。有时心里笼着些浮云,就一把芦笙或是一片木叶,横在嘴边呜呜呜地吹,高山流水似的,吹得笙曲行云流水般地气采飞扬,日

子的阴云也就散了,有时也有不幸的事接二连三地来,龙兀也会跟老兀略满坪里乱窜,抚着饱实的庄稼,细细地掂着日子,有时气还是畅不过,就会用飞歌的腔调大骂:

“修,修尼米康发(汉意即为操你娘的屁!)!”

流话骂出来了,心里也痛快多了,体内于是归于平静,接下来就平展了四肢,丫二八叉地在野地里睡了一晚上,其实这么一睡,他的心也静得离不开土地。

有时坪里也有缺盐少油的时候,或者缺生活必需品,或者少些个医药什么的,龙兀也会帮着老兀略扎了草帽,挑了白菜,很早地起来,沿山坳往16里的凯里城街交换去。山城很小,但龙兀就这样在城街里知道了坪外的宏大,有时从城里回来,也会望着自家的壁间呆呆地想,想得大脑都快要爆炸了,天才会黑了下來。于是在坪里龙兀就不安起来,常常学着城里人的样子蹦跑,或者寻着法子变着造一些热闹,似乎就不想坪里都陷入静寂似的。

坪里人隔一段时日每每就遇到节日了,族人于是全都喝了酒,客人也变成大家的客人了,老兀略醉倒了,龙兀就会把酒杯举了起来,小时候“玩家家”的豪气那个时候全派上了,客人们有的经历了,现在还竖起大拇指呢。遇到结亲的日子,老兀略不在,有人就把五彩的带子,漆黑的锅烟,蜡染用的颜料,全抹系在龙兀身上去了,有些俏丽的媳妇,看到龙兀小大人的样子,就用肥硕的大奶去撞龙兀的小胳膊,好像他已经是大过来的人了。有了龙兀,坪里就很难沉寂,就欢悦起来了,有些好事的父母就逮住老兀略,要和他定亲,那醉眸朦胧的认真,龙兀听了都觉得好笑。

二

坪里朝东南方向走去,便有一座绿屏障在面前,绿屏林木葱茏,爬上去便到山高水深的地界了。山前有一条从康巴水库流来的小河,涝季常有鸭子到岸上土坡来歇息,因此土坡又叫做赶鸭



坡。以前土坡上的政府叫做悦平公社或开怀乡政府的,不定时也有集日的,算来也是一个赶场的场坝了,后来又因撤乡并镇什么的,政府也就被搬走了,集日反倒越拓越大了。街面长也不过百米,街下方蹶着几幢废弃的政府大楼,街上散落着几十宅民屋,因为前方闲着大片的土坡,就辟出来做牛市了。往来商贾很多,开市往往没到晌午也就散了,有时商贾贩得多,就把颜料漆在牛背上做自家记号,然后慢慢雇了人分批往火车站送,或者把牛拴在桩上,雇了人喂食、照看和守护,待到长车厢的东方牌货车来了,牵着牛儿上去,沿着土黄的乡村公路,摇摇晃晃地又折向蒿支坪方向,去广东或上海倒卖去了。有一些年上海或广东的老板就这样把生意做火了,但立时又有附近崛起的商贾加以竞争,大家都是相牛的行家,定了价往往就无人敢竞价的,对于这里的山民来说,亏了价对了买主他们心里还是有喜悦存在的,与其让牛错了买主,不如让牛有个好归宿,虽然有时自己还吃了点亏。这价格上涨或者下跌还是有规律可循的,春耕时节山民急需耕牛,价格就一路飙升,而农忙过后山民急于售牛,价格就一路下跌。商贾选的时候,“斩价”往往也砍得狠,成百成百地砍下来的。于是就有些受雇的蒿支坪人,把商贾的牛牵到坪里来喂食,有时饱了,就拉到坪子斗斗的,一见到一圈子人围着牛呐喊的,行人便知道要斗牛了,这些北迁过来的蚩尤嫡系子孙,开怀解闷的老游戏可就是玩斗牛了,用竹枝抽了牛身,待牛角胶在一起碰出了火花,才不慌不忙地跳到一边去。这些牛老板,是很会赚钱的,但也喜斗牛,常常斗不坏牛身也不会过问的。不论斗牛如何,坪里就这样引进了水牯牛,有些房族还专喂了斗架的水牯牛的。坪里缺河少水的,可喂了水牯牛,坪里就好像真的湿润了,一下子就亮堂了起来。

这里的苗族便是巴娜河支系的长裙苗,亦称水苗的,什么时候迁来的,则是不清楚了。也许是因为苗族丢了文字记不清楚的缘故吧。若翻阅苗族古歌跋山涉水的部分,还可探见苗文化被破坏

得支离破碎的影子。若走向山高水深的沟岩,也还见到苗文化保存得十分原始的样子。深山中豪情奔放的飞歌,高雅庄重的鸟纹羽衣,鬼师判明是非裁决生死的咒语,在山里还是悉毫不变的。有时吊脚楼,悬在空中,傍在崖上,浮在山光水色之中,鸟语花香扑面而来,山民们长年深居山里,鸡犬之声相闻,淳朴劳作,永远是那么怡然自得。滨水的人家往往多美女,山高处脚特长,水深处肤如藕色,高高细细的极似细条的笋子,凡动心者晚上必来对歌。夜里山歌杂在白哗哗的水声或是一浪逐一浪的松涛声中,被风摇曳得极为琐碎。秋来春去的,整个上朗德,小平乐,南花芦笙堂,和巴娜河沿岸的开发景点,无不吸引住游客前往。高深的溪流,依山的屋舍,青山绿水之间,点缀着几点山民劳动的影子,且配以啾啾苗语的碎声,使人的第一感觉,便像在画卷里。

对于一个住惯了城市钢筋混凝土楼房的人,在这鹅卵石的小道中,也常常往返流连于这原始文化的真迹,桃花源般住上一年两年,也算是真把自己当作是回神仙了。正因为处处有原始的青山绿水,山民的吃饭穿衣,无不体现出唐风晋韵楚骚,所以常常也有学者或者国际友人过来探究苗族的异质文化。

这巴娜河和清水江一道,也是要汇入湖南的沅江的,故沅江上游的两河,苗人散居最多。但清水江和巴娜河两河之间的荆棘高原,则遗有苗族最后的原始部落——“江略”。现在那个“江略”的作用,在现时生活中还是时隐时现的,当族人决定杀牲祭祖,或裁定苗乡伤风败俗之事时,“江略”的话往往还是一锤定音的,历史到了这里,亦无拐走太多,故凡此迁去的异国苗胞,现在皆常常寻节日回来探根问祖。美其名曰俱由这里的芦笙芒筒用歌舞震撼住世人的心而俯拾得来,指责是非也由这原始文化的极端落后而由现代人说大。

这地方的村和寨中往往杂居着一些由屯丁堡兵繁衍下来的汉人,人数也就是那么几户,这些人的习性早已苗化了,除了还记起



祖籍是在河北或在湘西外,似乎已和当地的山民分不清彼此了。地方上的村落还遗了些残壁断墙,记载着这里曾经是古战场,似乎就什么也没留下了。时间已把一切都隐去了。一些观光的游人或者孩子,不经意试吹了海螺或者牛角玩,使人才想起这里也曾是冷兵器激战过的地方,其余的也只有听听风吹草动了。响亮的秋末,在沟坎边,便见山上的人家抬礼伴着新娘下来,一队一队的银饰响,眉毛扯得细长,各种样式的鸟纹羽衣熠熠闪闪,一身的艳丽在水车或辗米房前交叉而过。这时山旮旯的角隅,不时就响起男人骚情的唢呐声。间或见几个妇女,在路上扯住对方的胳膊,把酒碗高高亮了出来,在歌声中醉醺得如一丝断了芥的浮萍。又间或见了几个花了脸的男人,系了一身的花布带子,趑趄着碎步在走,躬着的身子不时地打起了酒嗝,显得十分的疲惫。一切都显得极其原始,山里的人在这种原始的日子里似乎过得很充实。过得就似乎没有压力,没有了一点苦难,极其轻松地活下来了,每个人的心里都触到了青山绿水,眼睛也就多闪着水晶的光芒。山水教会了他们忍受,又教会他们归于宁静。沉默往往使他们从苦难中酿出了美酒,住在高山上的,吼一吼歌喉还是可以闻到汗水的甘味的,沟底住的么,淘一淘,也会从不幸中挤出了点辛酸的甜来。那些上山来换些山货的小贩,山民们是看不出小贩狡黠的机心的,他们只是好奇于小贩的装束或者流利的汉话,好像他们是从天外星球掉下来似的。外国人来时,他们往往围上来观望一圈,指指点点,然后在饭饱喝足之后,外国人掏出钱来付账时,他们往往就惊讶得睁大了眼球。或者呢,他们把外国人当成了族里的客人,各户轮流坐庄陪着喝酒,酒过三巡之后他们就唱起了酒歌,歌声嘹亮,外国人却醉实了,他们还哑着喉咙唱到天亮呢。

两河之间的苗寨似乎就这样过得平静而和谐,没有一点矛盾或战争过的痕迹,但族里按辈分又分为许多细小的辈系,贫富悬殊就有差别了,争强斗富的,暗地里他们的眼光就难以统一。且有不

科学的迷信思想作祟,辈系之间阴道里就更斗得厉害了。此外还有一些族长、鼓头、组长及村长之类的权势之人,办事又免不了有所偏向,更有一些诸如红白喜事的事情,事做了就难以顾全大局,往往就生出些事来。村里的大樟树下往往有巨石砌成的长凳,凳上常有男人在闲谈,或者打扑克赌零钱的,辈系不同的人往往就这样忘了双方的过节,正玩在兴头上,忽然一个眉毛极细的女人踱了过来,扯了当家的耳朵,脸上的火还没有退下来,男人这时就往往拧住了眉头,问:“什么事?什么事?又发生什么事了?”女人的火高得不退,话就懒得说了,扯起了男人的耳朵就走,走不了几步,话就漏出来了:“你还跟他在一起干什么?他老子干的那些好事你还不气么!”灼热的话语,就这样烧着了对方的伤口,对方心里一气,又把梁子结得深了。上辈老人们的矛盾化解是挺困难的,但作为一个山里汉子的胸怀,也不至于窄到见面互不打招呼的地步。但山里人文化少,往往就弄出了许多记不得人的洋相和笑话来。有把白糖误喊成盐巴的,有把火柴误喊成烧菜的,更有市场上苗汉语言交汇使用,而把对方的话当成另一个意思来理解的。上辈人在山上厌了,滨水的亦如此,于是则教自己的子女,想法子变一种活法去,因此常有人靠当兵或闯广东出去的,终于走出山去了,山民们也就当作是一桩大事谈论了许久,谈的好像是“祖坟埋对了地方”之类。下广东创业的,所闯的行业也极窄,然而山上的人知识和阅历本来就少,碰的壁如何的多,耐下来的又有几个,则不是一下子就细述完的。山民们也都知道无知是自己碰壁的总根子,以后教育子女的,更要督促子女用汉文化来洗眼,文化上了一个档次的,或是考取大学的,则要族人组织资金加以捐助。由此,山民们的孩子真的就有人靠读书走了出去,于是两河苗族的后人,书读得就更加刻苦了。父母的有无能力,也就用能否培出几个才子来衡量。这里生活的苗人,往往就只有两件事够得上下力气:书要读得出;富要耍得出。



以后由于战略的需要,三线建设就隐在两河之间的沟坎里了,因为是为了防战争,这山水的皱褶就藏匿了许多的国防工人,也由于是电子高端科技的重要区域,汉文化的影响就逐渐深了起来。有些山里的妇人,也学这些数字工人的妻子,把头发一律的剪短,穿了汉族女子的衣服,一举一动也体现了汉民族的文明,她们说一口并不流利的普通话,辗转流连于厂房宿舍的菜市场上,用香肠白菜大米或其他野物同职工们做交易,一则自己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,二则与汉人交往久了,其生活、观念和意识也被汉文化浸染同化了,私下里也下了决心,一定要让汉文化来解救改变自己。这些人,有的就开始到夜校学习,有的则愿垫在生活的最底层,让子女踏着弯背走出去,做一个中国人应做的建设事去。

由于是在沅江的上游,即使是两河之间的棘荆高原,也只能是边缘地,即便是新兴的凯里城,也只能是小地方,城里的本地居民,虽然过得踏实而幸福,但仍然感到了与现代文明的差距。人口融合骤然加剧以后,这种意识就显得更加强烈了。他们感到了古老苗族的落后,也感到了传统习俗在进化面前的不知所措。城里居民,往往也在劳累中想念在山上怡然自得的日子,常常无事就回去寻淳朴无邪的根子,而山上居住的苗民,也往往耐不住山中青山绿水的寂寞,也常常寻空下到街面来,或是到老街的本族人家去坐坐,商量一下子女读书问题,或是募一下这一届节日比赛所开销的款项。尤其是小青年们,往往到了城里就不想回去,或是赖着不走,想在凯里读书,或是被城里灯红酒绿所迷惑,往往就感觉山上是地狱城里才是天堂,人也慢慢地不知不觉思坏去。或是山上的女孩们走了眼,不小心被人带到街市来,纯真的心灵就被人拐卖了,拐到北方什么更偏僻的小村给人做老婆了。或是老实巴交的山民来了,在城里却被一群市井之徒以假币给骗了,亏了山货不说还要贴了大量票子的。有一些性格蛮一点的山民,舍了身子就扑上去与市井之徒动拳头,直至气全消了才罢手的。山民们感到城

市离他们是越来越远了,但是山里的一切日用品及其红白喜事开支,好像也离不开城里的商品,山民们就感到了矛盾,感到了困惑,但就在这矛盾中还是到城里来寻一条新的出路,有时也弄不清什么叫做城市文明的。淳朴就使他们糊涂了,糊涂得不敢有一丝随便,找一个厕所也极不方便。什么是法律,什么是市场经济,什么是科学的东西,这些有别于山里定娃娃亲或靠鼓头或是“江略”或族长判明公道的现代法则,他们不懂,也不屑去懂,而对于溺死女孩或是崇拜巫神等不科学的理念,他们反而觉得这是天经地义。山里的人就这样看到了自己的落后,而又反感于现代文明的“碍手碍脚”,即便是从山里走出去的文人,也常常把希望寄托于饭筵前给老祖宗的敬香烧纸上,一切都还保留着过去历史的影子。

老街上有一个人名叫杨思凯,一个在 80 年代便从新加坡返回故乡的新籍华人,其先祖曾因反清朝的改土归流政策而远迁到新加坡。同样是在东南亚挖到金的苗人,有的已在海外成了举世瞩目的富豪,有的亦是变了籍改了民族的,他却听不得半点芦笙芒筒的,一听说凯里的芦笙会或者有别于西班牙的东方式斗牛的,便带了资金,回凯里居住,开始在凯里开办象牙分公司,拓展橡胶生意,算来也有十八九年了。人是居住新加坡多年,苗语却依然还滑溜在行,于是在凯里他的生意还是算可以。还经常去旁海老家种种田伺候伺候庄稼的,在他的商业外,身名却逐渐响了起来,现在已在凯里娶了妻,建立了家庭,已有两个如金似玉的女儿了。

但这个人也深受父亲的影响,书念得不多,却也和父亲一样,是属于半途冒出来的暴富,虽则商业做得十分地顺当,但却十分地怀旧,也困惑着自己的落后。海外漂泊的种种艰辛,苗族人边缘化的落后于时代,在现时生活中的种种碰壁,他都经历过了,所以他从来路来去处去,到家乡寻一点心态,在苗族苦难的根子上惬意地活着。散一点钱捐资助学他不动声色,亏了经济效益他心如止水,一切都显得不温不火,极有德性。这人做事虽然极有主见,但还是



显得底气不足，眼光锐利如穿破山体的隧道，但手脚还是多了少文化的影子。商务上处理症结极其熟练，一切都显得游刃有余，解了哪个疙瘩，哪个疙瘩就活，一切都靠着商业的经验技能来处理，照样还是少了大开大合的气派。解决事务达到庖丁解牛那种境界的，必须有高深莫测的思想作为铺垫。心里的理念还不能通畅如河流的，杨思凯学文化的思想便十分的强烈。虽然他才四十多岁，但并不为封建迷信所绊，思想却很激进，做事简捷又经济，但是他对自我的无知却深为不满了。

两个女儿既已长大，便也有自己的主见，都不愿回新加坡学习。两个经常穿着有围腰的女服，挽着高髻，能说苗语，好对山歌，对汉学也颇有研究。赖在凯里学她们愿学的本事，凡是书上或老师教的几何地理，她们都能化而容之。她们都如父亲一样，活在故乡的泥土上，心里才感到踏实，都不愿再往外漂泊。两个都为凯里的良俗美景所迷惑，都极喜苗族的民族风情，耳中闻到炮竹声响，都想像自己套了银装插了银角当新娘子的样子。

两姊妹一年上下，必须飞上飞下几趟新加坡看望爷爷奶奶，天地的扩大叫她们增加了人生的阅历。回去时，就知道了新加坡的富庶与人情变故，心情就变得十分的沉重，好像沉重的是凯里的贫苦一样，躯体是饱了美味佳肴，心里却空得乏了一切。回来时从贵阳往东南的山里走，则到了岭上的凯里，一路上的资源不开发都显得很贫瘠，无论地有多萧条，心里必定堆满了充实的静。新加坡的城市大并且文明，建筑艺术且富有生态风格，但人情味似乎少了一点，人似乎到了凯里才意识到回到了家里。凯里每年的八九十月间，常常有芦笙的节日举行，听了古真古朴的笙曲吹起，人就易感到回到了山高水深的地方。往返于不同的地域，适应于不同的气候及生活，教她俩学会了立体结构的区分和比较。比较的结果，使她俩知道边缘的人必须要做出惊人的跨越式发展。眼光的透射，弄得她俩举动更加与众不同，一会儿对凯里的人优柔寡断，充满柔